

聚焦

汉语童心与成长

——“童年中国书系”出版座谈会综述 口郭 艳

10月17日,由冰心奖办公室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童年中国书系”出版座谈会进行了网上直播。本次座谈会聚集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界28位资深评论家和作家,在云对话的格局中探讨儿童文学创作的边界、蜕变与突破。倾听来自儿童文学前沿的声音,探索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与走向,这是一次极具文学史意义的云上座谈。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段建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面向时代最具未来性的儿童,他表示要让出版业成为启迪儿童心智的有力推手和后盾。翌平宣读葛翠琳先生致座谈会的贺词,葛先生祝贺“童年中国书系”座谈会的召开,表达了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殷殷期待和诚挚祝福。

“童年中国书系”从独特的童年时间维度回望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伦理风俗和人情人性,在童心所照亮的童年中呈现美善的伦理境界,在城乡交融的景观中映射中国儿童的精神情感成长,在汉语白话文学流变中赋予当下儿童文学新的人文传统和审美意蕴。本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对话”与“声音”,在正式的线上学术交流环节中,各位作家、评论家交流了对于当下儿童文学的前瞻性观点,在多媒体提供的线上云空间中进入多声部的“对话”。

现代性中“人”的健全发展与儿童文学的美善时光

徐妍从文学史的视角阐释了儿童文学文本创作与中国百年现代性发展之间的血脉关系,指出儿童文学是儿童的发现,是健全的人的真善美的完满,更是童稚之眼中美好未来时光的呈现。杜伟坤从现代性的维度阐释了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内涵及其同源学意义上的观念发展,指出儿童文学发展对于自身现代二元对立观念的逃逸和超越。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更在于:儿童作为人和人类身份共同体的新发现。李利芳阐述了童年中国书系所体现出的诸多儿童文学创作新的思想者资源和观念领域,强调了创作的儿童主体性特征以及全人类视域的写作站位。大写的童年与多重

主体性对于儿童文学写作突围的重要意义。

中国式童年的多面相叙述与儿童文学创新的可能性

崔昕平从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特征出发,阐释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回归带来的对于中国式童年的多角度叙事,中国式儿童幻想小说创作的优劣以及如何承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同时对于儿童文学写作禁忌的突破、文学性、儿童性与可读性等方面做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宏阔的理论视野和创作可能性。常新港从批评的质疑、写作的创新与坚守,尤其是从儿童文学写作所承载的写实人生的角度,阐释了真的情感、善的道义对于写作内涵的重要性。写作需要蜕变,但是需要在坚实的生存质感上不断地进行创新与变革。陆梅以反思内省的方式阐释了儿童散文写作的难度和高度,散文的“文学性”在于对于童年经验的丰赡性表达,在于对于儿童生命和情感更具景深和内涵的真切叙述。好的儿童文学不仅仅止步于儿童,更在于儿童所隐喻的人类童年和童真本身。张玉清阐述了“真实”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无数个真实的童年叙事成为镌刻在时光里的永恒记忆。

儿童性、儿童的文学与创作边界的突破

儿童性与“儿童的文学”的概念蕴涵着儿童文学创作的难度和挑战。翌平从“儿童性”的角度阐释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对于儿童、儿童性和文学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误解,强调作家主体自身对于儿童性的理解与表达。对于儿童性的理解是基于对于儿童作为人类童年的理解,人之初的本真状态、人类童年的灵性特质以及现代社会青少年身心智慧的长足发展等等,这些都给儿童文学写作的“儿童性”带来足够的难度和挑战。高凯阐述了高小宝和作者之间的高度互文性关系,高小宝隐喻着关于儿童的文学和永恒的童心的象征,在成人的

世界中时时和高小宝邂逅与偶遇,这样的人生才会在行走的旅途上不忘初心。谢倩霓对一批新人新作进行了文本细读,从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特质出发,阐释了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可能抵达的边界和突破,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观点。聂梦从亲子阅读的角度,对于多部儿童绘本进行了评介,阐释了阳刚、正义、勇气等伦理价值在绘本创作中对于儿童心智的积极影响,呼吁更多具有创造性的绘本作品。简平阐释了散文写作与丰赡的灵魂、厚重的历史、深度的思考之间深刻的联系,从而剖析了当下大量轻质散文产生的根源,呼唤着深度思考、智识判断和审美境界的优质儿童散文。

儿童文学创作的寻根意识与国族经验的根脉与心性

李红叶从接受阅读视角阐释了“个体记忆书写”的寻根性,这种伴随着孩子们的寻根阅读,会让在多媒体和物质主义的现代性语境中成长的孩子们回溯文化的根脉与心性,重温农耕文明中华传统中的风俗伦理和人情情怀,从而知晓自身国族经验的根脉和来路,进而在中西文化兼容的视域中成长为更为完善的人。李峥嵘阐释了童年中国书系所提供的多样性文本实践给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新启示,从更加宏阔的视角评价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意义,真挚而富有哲思、多镜像的文化隐喻,爱与生命意义的群体性传递功能等等,中国式童年在被文字摹写、浸润的同时,以审美的文学方式流传。黑鹤表达了他的自然主义文学写作与蒙古族的生活方式、草原文化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马上看世界”的童年成为一种镌刻在生命里的记忆。同时,俄罗斯文学浸润了自身的精神情感,从而写出了异质于城市经验和农耕文化的独特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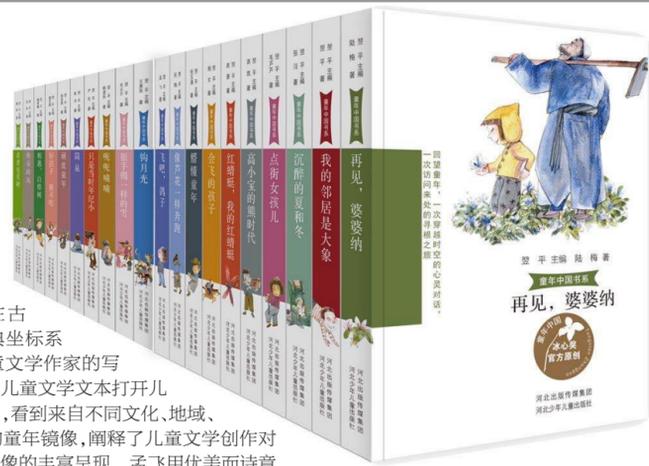
创作主体与儿童灵性与诗意叙事的建构

赵菱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深情地表达了如何成

为一个善于发现儿童灵性、天性与诗意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经典坐标系中去定位儿童文学作家的写作。彭冬儿用儿童文学文本打开儿童心灵的窗口,看到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种族和国度的童年镜像,阐释了儿童文学创作对于儿童心灵镜像的丰富呈现。孟飞用优美而诗意的语言解读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观,“远山”成为具有深沉内涵的象征符号,儿童文学创作的基调是童真,而所抵达的则是深远而浑厚的文学回响。慈琪多地域的童年经历赋予她对于童年更加有意味的思考,迁徙的地域带来的是异质文化的陌生化经验,孤独的童年滋生更多对于他者世界的好奇,于是阅读成为重要的沟通方式,而写作则以某种审美的生命样态存在。郁雨君带着大家进入她的文学空间内部,从语言、修辞和细节等方面阐释了她对于儿童文学的深入腹地的理解。湘水饱含情感地阐述了童年与大自然之间的契合无间,让童年的所有镜像插上文字的飞羽,在人世间倾诉属于人之初的真善美。韩青辰讲述了文学、现实、诗意、人性在她写作生涯的犹如生命一般的存在,穿心而过的现实落到笔尖,文学以一种美善的范式救赎和照亮人生。

童年中国书系对中国儿童经验的重新开掘

徐德霞浸润儿童文学多年,心里就有一幅清晰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地图。她高度评价了这套丛书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审美追求、不同文学性摹写的多元开放的追求。儿童文学的求新与求变一直在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发生着,而童年中国书系在写作观念的多元性、写作主题的丰富性和写作风格的多样性方面是一次突破。马光复对童年中国书系进行了精彩的阐释,



强调了汉语童书写作彰显了中国儿童的童年与传统、文化、风俗伦理之间的血脉勾连。张怀存作为跨界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多重身份的互文性中,阐述了她的译介优秀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到英国的过程,这种跨界、跨文化的方式让儿童文学以更加宽广的方式走向不同语言和国度。刘秀娟分析了童年中国书系在语言、情感、散文文体等方面真挚而质朴的艺术性,在对童年的抒写中丰富和充盈了中国童年叙事。魏晓曦从哲学、美学和文学交融共生的视角,表达了她对童年中国书系创作、阅读和出版的诸多观点。有着一个文学故乡的写作者者是幸运的,比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贡多、沈从文的湘西、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萧红的呼兰河……在现代、后现代新媒体语境中,这些精神故乡的重新叙事浸润和照亮了现代人的内心和灵魂。

总而言之,童心是有时光印痕的,不同时光年轮中的儿童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质,中国儿童依然还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本次云上座谈涉及了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创作对象、理论资源、文化传统以及价值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在求真的厚重中,寻求美善在儿童文学中多样性的抒写与呈现。“童年中国书系”彰显了对于汉语童心更深更远的追求,当这些汉语童心以文学的方式流传久远的时候,中国式童年便会在现代性维度上拥有心性成长的力量和新的文脉传统。



在童诗与诗教中诗意栖居

——首届童诗中国(兰溪)论坛观察 口教鹤然

的论述。至于汉代,《诗经》已成为与《书》《礼》《易》《乐》《春秋》并列的儒家经典“六经”之首。经过先秦与汉代儒家的阐释,《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这也构成了古代诗教的根本目的和重要意义。

当代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诗歌教育,一方面应继承中国古代“诗教”传统“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思想境界,同时,也应该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儿童文学研究学者王泉根指出,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是休戚相关、手心手背的关系,少年儿童从家庭走入校园,能够影响和形塑他们的心理与思想,首当其冲就是语文课堂,因此,非常有必要将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密切结合在一起。实际上,现在的语文教育和儿童文学,已经为我们凝聚了发展的途径,打造了很好的平台和环境。

童诗的概念有两个层面,一是白话新诗,二是古诗诗词,因此,中小学语文教学也应该从现代诗歌与旧体诗词教学这两个层面展开。目前现代诗歌教学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十分理想,保守和陈旧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诗歌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课堂的教学效果。倘若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经过枯燥乏味的分析与讲解,而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和神韵,那么,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在面对现代诗歌的时候,就有必要也应该运用恰当的教学方式进行有效教学。基于这种情况,叶圣陶的曾孙、儿童文学作家叶刚表示,叶圣陶的教育理念认为,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诗歌教学的方法比形式更重要,应该通过“诗意家庭”“诗意学校”“诗意语文”的多重配合,引导学生读诗、爱诗、写诗。他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诗人和诗意都需要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生”。中国诗坛需要更新鲜的血液,希望通过良好的诗歌教育,使得现在的孩子们成为这股生机勃勃的新力量。

谈及旧体诗词的教育方法问题,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崔昕平认为,西方和东方的传统诗歌最初都是相对整齐、朗朗上口的,这种格律严整的旧体诗形式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逐渐被突破。因此,诗歌进入儿童视野以后,应该首先以韵律感为重,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对孩子诗歌凝练感的要求有所帮助。

古典童诗、儿童趣味与日常生活

儿童文学作家班马表示,诗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夸大,又不能抹去。从技术层面出发,诗歌字句的组合与分解与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相关,比如春、江、花、月、夜,五个单字分别具有各自的含义,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又形成了全新的内涵。倘若从“东方”的概念进入童诗,就能够提醒我们需要重视古典诗词的价值,尤其是从诗词中折射出的东方的审美趣味。

诗是语言的艺术,儿童诗亦然。只有新鲜的比喻、形容词和动词配合起来,才有可能产生新鲜的意境,但同时,诗歌也需要能够朗诵与阅读,插上声音的翅膀。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徐睿,通过对现代诗人艾青儿童诗歌创作、诗论表述和相关文史材料的整理与分析,肯定了艾青对中国儿童诗的杰出贡献,及其为中国儿童诗的美学品位的提升和方向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艾青曾为1983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诗朗诵和辅导》一书作序《让诗能飞翔》,在序言中他指出“孩子们不仅需要诗,而且喜欢朗诵”“诗一经朗诵,竟可以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

果”,这恰与李渔在《笠翁对韵》中对诗歌韵律感的追求相呼应。

李渔的《笠翁对韵》为孩子们怎么进入诗歌,给予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口。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涂明求认为,李渔《笠翁对韵》中诸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的具体文本,并不是要为儿童读者提供标准答案,或者限定某种固定的思维范式。实际上,天不仅可以对地,也可以对海;不仅可以对风,也可以对雪。换言之,《笠翁对韵》提供的是一种诗性思维方式的可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姚苏平认为,《笠翁对韵》让孩子们在语言之美、汉语之美中感染了中国人的意象和情境,也识得了生于诗歌,更要记住乡愁的审美追求。当代的童诗,既要呈现母语的生动,也要呈现儿童的生动,怎样在现代童诗教育当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彰显新时代童年的新风采,成为儿童文学及语文教育从业者需要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

古典童诗指的是要包含儿童形象、儿童趣味的旧体诗词,而只有与诗歌拉开距离,进入日常生活的实境实景中,才能够真正出现诗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龙从与儿子“桂宝”相处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生动而具象地回答了“如何让幼儿喜欢古典童诗”这一重要问题,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古诗元素,如春夏秋冬的四季风物、衣食住行的生活点滴等,都可以成为孩子学习诗歌、热爱诗歌的机遇。他认为,在引导孩子进入诗歌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担心儿童在解释诗歌的时候出现令人莞尔的“误读”,只有让孩子在爱诗的基础上,学会如何理解诗歌的趣味和意境,背诵自然就会水到渠成,更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触景生情、活学活用。

童诗,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所理解,可以塑造孩子,并且让他们释放出创造力。传统文化是郑重而亲切的,只有与日常生活产生关系,才能在孩子们的心里产生趣味。儿童文学作家、《十月少年文学》编辑陈诗哥分享了自己与孩子在家中玩诗歌游戏的亲身体验,他们以古典诗词的曲牌名字为生活起居的不同环

境命名,能够让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体会到诗歌的乐趣。他表示,孩子的思维是诗性智慧,童心就是诗,诗就是天真的话语,而童年精神的核心则是天真,是趣味。

中外童诗的互译及出版生态

结合丰富的个人阅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诗人、翻译家韦苇从外语翻译诗歌的发展历史角度,分享了自己从80年代起至今的儿童诗歌翻译经验。他提出,童诗翻译的相关从业者,自己必须要爱诗,要读诗,通过阅读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的诗歌作品,最大限度地吸取古诗和新诗的精华,将她铸成自己的血肉和骨骼。同时,更要做到熟悉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语言,否则就难以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分辨诸如“我们”“咱们”这类易混词的准确译法,也很难把俄语的精确、英语的灵活、法语的优美等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优劣,通过翻译体现出来。同时,韦苇认为,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转译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涉猎“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国家的诗歌作品翻译时,转译是一种必要的技术性手段,如果一定要避免转译,就势必会在诗歌翻译上出现空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哈利·波特”系列译者马爱农认为,诗歌翻译有很大难度,如果说有的人将文学翻译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那么诗歌的翻译就好比戴着双重的镣铐在舞蹈。诗歌的内容和情感很多时候依附于形式之上,比如童谣等,如果脱离了形式,诗歌的内里也就无从生长。她对于翻译的理解是,期望目标读者读到翻译作品以后,得到的信息和享受应该能和原文读者阅读时得到的感受一致。倘若涉及到此前未有人触及的专业术语翻译时,一般采取“意译”与“音译”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赵元任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许多双关语和打油诗,这对于译者来说大都是不可译的内容,但赵元任将其灵活变通,用中文里有相似效果的文字游戏将其替代,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够产生和原文一致的阅读体验,这就是成功的翻译。英语诗歌翻译成中文诗的技巧,正如《济慈诗选》的译者、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所说,一定要讲究格律和押韵,维持原文抑扬顿挫的节奏,这样才能够将语感的音乐之美传达出来。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清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童诗和诗教培育了少年儿童诗性栖居的情怀,希望童诗创作、童诗翻译与当代中小学语文教学能够让孩子们插上诗性的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尽情翱翔。

新锐视界

之前我曾在酒吧工作。

周二没人的晚上常进来一只猫,点什么都无所谓,放在吧台之后,它就用手推下去了。问它心情好点了吗?它就会说下一杯。

如果进来一只熊,就要用最大的桶装蔓越莓伏特加,熊会醉醺醺地告诉大家,树林里哪儿的莓还没有摘干净。

我最喜欢的是一只企鹅,它会在最好以后点威士忌加冰,不要威士忌,摆出一副未成年绅士的模样。

(李镜合)

插画作者 李茵豆



古代诗教与现代诗歌教育的辩证关系

“诗教”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中,“温柔敦厚,诗教也”的意思是要用诗歌来教化育人。随后,孔子也将“诗教”纳入了自己的教育体系之中,在与孔鲤对话时曾有过“不学诗,无以言”